四次台海危機與美國介入 的歷史分析

林永忠

一 第四次台海危機發生的背景

台灣海峽(以下簡稱「台海」)在經歷了1996年的第三次危機之後,曾經沉寂了較長的時期,期間儘管兩岸不時呈現緊張關係(除了馬英九時期〔2008-2016〕),卻並未再度發生嚴重的台海危機。然而,自蔡英文上台以來,台海緊張局勢突然急劇升溫,並終於在2022年8月因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訪台而引爆了第四次台海危機。就第四次台海危機的爆發,從國際地緣政治以及兩岸關係的視角觀之,存在不可忽視的兩大背景。

其一,中國崛起後,中美關係步入長期對立的新常態,中美「新冷戰」態勢日益明朗,台灣成為中美兩大勢力爭奪的對象,促使台海緊張局勢日益升級。趁着崛起之勢,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政下的中國,解決台灣問題的迫切感與日俱增;另一方面,美國則日益萌生台海失去平衡乃至「第一島鏈」不保的危機感。

中美關係經過短暫的蜜月期之後,美國特朗普 (Donald J. Trump) 政府在其主政的中後期,即步入2018年後開始起用鷹派的新國務卿蓬佩奥 (Mike Pompeo),並啟動以快、狠、猛為特徵的「敲打中國」(China Bashing)政策①。於此前後,美國也開始調整對台政策。特朗普政府於2020年8月派出衞生部長阿扎爾 (Alex Azar) 高調訪台,亦於2021年1月取消國務院官員與台灣互動的所有自我限制,不惜衝擊美國對北京所承諾的美台交流僅限於非官方層面的原則。此外,在1979年生效的《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 的基礎上,開始加大力度推出一個又一個的「友台法案」(涉台法案),包括為美台高層官員互訪解禁的《台灣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 2018),將台灣納入印太戰略一環的《亞洲再保證倡議法》(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 of 2018),支持對台軍售常態化以協助台灣提升自我防衞能力、並支持台灣有意義地參與國

際組織的《台灣保證法》(Taiwan Assurance Act, 2020)②,以及提供100億美元以強化台灣防禦、被視為美台斷交以來最全面調整並強化雙方關係的《台灣政策法》(Taiwan Policy Act of 2022)等③。這些被北京視為嚴重抵觸紅線的涉台法案,並沒有隨着拜登(Joe Biden)於2021年1月入主白宮及其積極展示與習近平展開對話的姿態而減少④。

其二,北京的對台政策方向由「和平統一」轉為趨於「以武促統」,是第四次台海危機的另一大時代背景。習近平於2013年上台後,就進展緩慢的統一大業採取了提速的策略。一方面,就兩岸關係的發展,從胡錦濤時期的「兩岸和平發展」修改為「兩岸融合發展」。筆者將此政策上的調整變化,即習近平兩岸關係的戰略特徵,形容為「實力主義」⑤。

實力主義的對台政策,傾向以中國大陸自己的節奏,來推動兩岸朝和平統一的方向邁進。2018年2月28日,為了落實兩岸之間的融合發展,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國台辦)等二十九個部門共同發表了「惠台31條」(〈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內容涵蓋金融、就業、教育、醫療、影視等多種領域,台商、台生、台青、創業者等各種人士都可與大陸人民公平競爭,並參與各種項目,享有大陸人民的同等待遇。時至2019年11月4日,北京再加碼「惠台26條」(〈關於進一步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其他各省市也都紛紛推出具地方特色的「惠台政策」。

然而,中國大陸一系列的惠台政策,並未達到習近平所強調的兩岸同胞「心靈契合」的效果,更遑論在身份認同(包括國家認同)上,兩岸之間的向心力確實並未因而明顯地彰顯出來。因此,北京開始轉向較容易看得見效果的威嚇方式——以武促統。解放軍軍機不斷飛進台灣稱為「防空識別區」的西南空域,以及海軍軍艦不斷越過台海中線,即為兩大舉措。

據北京所稱,這些軍事行動是為了打擊時任台灣總統蔡英文的民進黨政權「倚美謀獨」的作為,惟不為美國及其盟國(包括東亞地區的日本、韓國、菲律賓等國)所接受,並視之為意圖改變台海現狀的挑釁行為。美國國防部甚至一度認定中國大陸「武統台灣 | 最新的時間表是 2027 年。

基於如此判斷,拜登上台後,就積極採取聯手西方民主陣營的方式,一方面積極打造筆者稱為「三四五中國包圍網」的軍事聯盟——即美國、英國、澳洲三國聯盟(AUKUS),美、澳、日本、印度「四方安全對話」(QUAD),以及美、英、澳、加拿大、新西蘭「五眼聯盟」(FVEY),來應對中國的挑戰⑥,另一方面試圖將台海問題國際化。2021年3月16日由美日兩國外長與國防部長聯袂出席的「2+2」會議,在近半個世紀以來首次將「強調台海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寫入聯合聲明,即為其嚆矢。其後,由拜登主導的幾乎所有國際峰會的聯合聲明,都沿襲了此表述。唯一的例外是四方安全對話。截至目前為止該峰會已舉行多次,其聯合聲明均未直接言及台海問題,主要原因應是考量到印度不欲直接刺激中國的立場。

時至2022年2月24日,普京(Vladimir Putin)主政下的俄羅斯揮軍烏克蘭,引發俄烏戰爭。在此背景下,經過媒體的渲染——「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台海問題在國際社會的能見度一舉躍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⑦。拜登迄今先後四次在不同場合直言美國將根據承諾來協防台灣,將過往在是否介入可能到來的「台海戰爭」這一問題上的「模糊戰略」進一步清晰化。然而,即使模糊戰略進化至討論保台方式而非是否保台的「2.0」版本®,美國是否出兵、如何介入仍未明朗,也成為圍繞台海戰爭是否會爆發的相關討論議題的新焦點。

究竟美國是否會介入可能到來的台海戰爭,倘若檢視過去四次台海危機 爆發之際,美國如何應對、如何介入,當可從中獲得美國可能介入方式的線 索:究竟會袖手旁觀,還是如應對俄烏戰爭那樣僅提供武器等支援,抑或直 接出兵,與台灣軍人並肩作戰?本文嘗試就過去四次台海危機發生的時代背 景、過程特徵及其影響進行扼要的分析,並着重論及美國如何介入以及在這 四次危機中所扮演的角色,從而回答台海戰爭一旦爆發,美國介入的可能性 究竟有多大。不止於此,透過本文的梳理,美國台海政策的脈絡也得以較為 清晰地呈現出來。

二 冷戰時期美國在台海危機的角色

所謂「台海危機」,其起源可追溯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的國 共內戰,以及內戰基本結束後1949年由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於北平(後改 稱北京)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而蔣介石率領的國民政府則退守台灣的歷 史過程。此後迄今七十多年,大致形成了以台海為界的兩岸分治局面。

自從兩岸分治以來,至今共發生了四次台海危機,前兩次爆發於內戰結束初期東亞冷戰格局迅速成形的1950年代。換言之,台海危機之起源,可視為中共發動的解放戰爭之遺緒,帶有濃厚的國共內戰與東亞冷戰兩大特徵。後兩次則發生在東西冷戰結束之後以及中國崛起時期。儘管四次台海危機無論時空還是目標都不盡相同,卻有兩大共同點:其一,四次危機的發生,無一不由北京掌握主導權並以其決策為依歸。事實上,四次危機均由解放軍啟動軍事行動而爆發,也因解放軍停止行動而結束。其二,在四次危機之過程中,美國均扮演直接或間接的角色,堪稱台海危機的「影武者」。

(一) 美國對台政策改弦易轍的轉捩點

第一次台海危機發生的時間,正值美國在二戰結束後對華政策改弦易轍的時期。未等毛澤東於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及蔣介石於12月10日撤退到台北⑨,美國國務院已於8月5日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China White Paper),為美國「失去中國」的責任辯護,將國



古寧頭戰史館。(資料圖片)

民政府於大陸之失敗歸咎於喪失民心,並揭橥「放手政策」(hand-off policy),同時就仍在進行的國共內戰表明不介入的立場⑩,此項政策一直維持至韓戰爆發。不久,解放軍於10月25至27日發動了古寧頭戰役(又稱「金門戰役」),美國在這場戰役中也基於不介入的原則而袖手旁觀。翌年1月5日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再次發表「不介入台海爭端」聲明,依舊堅持其放手政策,並強調「美國政府不會對台灣的中國軍隊提供軍援或諮詢意見」⑪。

不過,其後金日成在莫斯科與北京的支持承諾下,指示北韓軍隊於1950年6月25日揮軍越過北緯三十八度線(三八線),直入南韓,韓戰因而爆發。兩天後杜魯門發表總統聲明,闡述了美國改變在國共內戰保持中立的立場以及派遣第七艦隊到台海的理由②:

對南韓的攻擊清晰地顯示,共產主義已經由使用顛覆手段轉變為以武裝侵略與戰爭征服獨立國家。共產黨已蔑視聯合國安理會為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所發布的命令。在此狀況下,台灣倘為共產黨以武力佔領,必將直接威脅太平洋地區的安全,以及在該地區執行其合法而必要任務的美國軍隊。

因此我已下令第七艦隊防止任何對台灣的攻擊,由於此項行動,我 正要求在台灣的中國政府停止對大陸的所有海空行動,第七艦隊將監視 其付諸實施。台灣未來地位必須等到太平洋地區恢復安全,對日和約訂 立,或聯合國審議後,才能決定。

杜魯門政府此項重大決定,為後來美國介入台海戰事埋下了伏筆,第七艦隊 也被視為其後美國協防台灣不可或缺的軍事力量。值得一提的是,此項聲明 提及「台灣未來地位」,也成為美國政府「台灣地位未定論」的濫觴。

(二)第一次台海危機:美國制度化地介入台海

第一次台海危機發生於中共所發動的解放戰爭仍未完全結束的1954年。 其時,主力部隊已退守台灣的國軍仍佔有福建沿海的金門、烏坵、馬祖,以 及浙江沿海的台州列島(上下大陳島及一江山島等)。該次台海危機涵蓋時空 不完全一致的兩部分戰事。

第一部分是金門「九三炮戰」,始於1954年9月3日下午,解放軍突然向大小金門島的國軍陣地和停泊在金門港內的軍艦,以數百門火炮的火力發動大規模轟炸,並持續至22日。不過,於之前古寧頭戰役嚐盡全軍覆沒苦頭的解放軍此次並未隨九三炮戰而再度發動登島作戰。

第二部分則是解放軍於1955年1月10日空襲浙江沿海的大陳島,18日復發動對一江山島的攻擊,經激戰後於翌日佔領該小島。失去了一江山島作為屏障,蔣介石遂接受了美方的建議,作出撤出大陳島的決定。在第七艦隊掩護與協助下,隨「大陳島撤退」至台灣的還包括島上二萬八千餘名居民,是為「大陳義胞」。

第一次台海危機不經意地確立了兩岸分治的具體管轄範圍,並且如此「新常態」還意外地延續至今,已將近七十年。值得強調的是,兩岸分治的確立如假包換地受到美國介入台海的直接影響。如上所述,杜魯門下令美軍第七艦隊於1950年6月27日抵達並駐守台海,直至韓戰停火之後。

不止於此,第一次台海危機還直接促成了《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合眾國間共同防禦條約》(Sino-American Mutual Defense Treaty,又稱《中美互防條約》、《美台共同防禦條約》)於1954年12月的簽訂。惟該條約所規範的美國協防台灣範圍是否涵蓋金門、馬祖以及烏坵等外島,存在模糊空間。條約第六條訂明:「為適用於第二條及第五條之目的,所有『領土』等辭,就中華民國而言,應指台灣與澎湖;就美利堅合眾國而言,應指西太平洋區域內在其管轄下之各島嶼領土。第二條及第五條之規定,並將適用於經共同協議所決定之其他領土。」③

不過,為了應對大陳島撤退時可能與解放軍發生交戰,且不排除必要時反擊中國大陸的軍事設施,同時為了彰顯美國行政與立法部門立場的一致性,以及保障總統在處理危機管理時有足夠的權力,參眾兩院趕在大陳島撤退之前,分別於1955年1月25及29日迅速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了〈台灣決議案〉("Formosa Resolution"),賦予總統為了確保台灣及澎湖的安全,擁有「涵蓋防護及保衞該地區友好國家所擁有的陣地及領土」之權力⑩。換言之,第一次台海危機促使美台軍事同盟成形,也意外地成為了美國直接介入台海並將之制度化的催化劑。

此外,據中方所接收到的情報指,美方曾因應九三炮戰而一度有意啟動 核威脅以震懾大陸,因此促成北京日後積極研究核武。十年後的1964年,首 顆中華人民共和國研製的原子彈試爆成功。

(三)第二次台海危機:美援促成兩岸「冷和平」格局

儘管第一次台海危機告一段落之後,台海未在短期內再次爆發較大規模的軍事衝突,然而仍籠罩在緊張的氛圍之中。1958年8月6日,台灣國防部基於對解放軍動態的判斷,宣布台灣、澎湖、靠近大陸的各外島進入警戒戰備狀態。就此,華府亦於14日召開會議,討論即將爆發的台海安全危機。到了22日,也就是「八二三炮戰」爆發的前一天,華府再度召開會議,並在會後宣稱,美國在重大攻擊行動發生的狀況下可能出面干預。該會議的結論內容,還包括增強台灣與美國在台海的軍力,增派第七艦隊駐守台海,並且同意調撥戰車登陸艦及運送響尾蛇導彈給台灣以增強其軍事裝備等⑮。

第二次台海危機於8月23日18時30分正式爆發,故稱為「八二三炮戰」 (又稱「炮擊金門」)。從這一天開始,解放軍向金門發動了戰爭史上最密集的 猛烈炮轟,造成面積僅約150平方公里的金門島,在四十四天內就承受了多達 四十七萬發炮彈的猛烈轟炸。解放軍的炮轟主要試圖摧毀金門島上的軍事設 施,其後還進一步封鎖海運線,企圖圍困金門。儘管此次危機主要是解放軍 對金門的單向轟炸,不過也發生駐守金門的國軍於9月11日開炮反擊並摧毀 廈門火車站的一幕。

八二三炮戰發生後,9月4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 Dulles)發表聲明, 聲稱倘危機持續擴大,總統將會依據國會授權的〈台灣決議案〉協防台灣外島, 同時也表示願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會談。6日,周恩來公開表示有意恢復 雙方的大使級會談;15日雙方在波蘭首都華沙舉行會談,美方力圖達成停火 協議,但無功而返。

不過,雙邊對話並非完全沒有成果,10月25日,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長彭德懷發表〈再告台灣同胞書〉,宣稱基於人道立場,將停止炮擊金門;北京方面宣布,解放軍僅維持象徵性的「單打雙不打」(奇數日打,偶數日停),第二次台海危機也隨之落幕⑩。「單打雙不打」的特殊軍事行動一直維持至迎來改革開放。北京於1979年元旦正式與美國建交,其時的國防部長徐向前亦正式宣布徹底終止對金門的炮擊。

美國在此次八二三炮戰中並無直接參與,而是提供武器支援,並因此相當程度影響了戰局。尤其是期間美國提供的八吋大口徑巨炮以及AIM-9響尾蛇導彈成功起到制約解放軍的作用。不止於此,國軍之所以得以成功突破解放軍的封鎖,也有賴美國第七艦隊協防所致。此外,戰事爆發期間美國空軍亦由關島和日本運送軍用與民用物資,支援金門。

第二次台海危機對台海格局的最大影響,是兩岸之間的戰事自1958年 10月10日「雙十馬祖空戰」之後便戛然而止,此後不再發生正式的軍事衝突。 換言之,第二次台海危機是兩岸從「熱戰」轉為「冷和平」的歷史轉捩點。如 此,兩岸冷和平的基本狀態迄今已維持了六十多年之久。

三 冷戰後美國在台海危機的角色

第一和第二次台海危機有許多相似之處,包括東亞地區處於冷戰初期, 以及兩岸處於軍事對峙時期,同時兩次危機的起因皆由北京率先啟動軍事行動,而美國的介入不啻是基於地緣政治與國家利益的考量,也與美國與台灣 存在外交關係,甚至締結同盟關係密切相關。然而,第三次台海危機則與之 前的局勢、環境截然不同。第三次與第二次台海危機相隔三十八年之久,其 時蘇聯已經解體,東西冷戰格局亦已宣告終結。惟東亞的冷戰仍在持續,除 了以三八線為界的朝鮮半島南北之間的軍事對峙狀態依然存在之外,處在冷 和平的台海兩岸之間的關係亦依然脆弱。

此外,兩岸各自的格局及與美國的關係早已發生了重大的變遷。美台之間已經斷交,北京與華府建立邦交後也走過了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歷程。如此堪稱天翻地覆變化的兩岸與華府關係仍在進行之際,倘台海再次發生危機,美國還能像過往那樣,積極介入台海來展示協防台灣的姿態嗎?第三次台海危機的發生,提供了新的解答。

(一)第三次台海危機:美台關係提升契機

第三次台海危機發生之契機,乃時任台灣總統李登輝於1995年6月7至12日以私人行程的名義訪問母校美國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並於歐林講座(Olin Lecture)發表〈民之所欲,常在我心〉("With the People Always in My Heart")的公開演說。李登輝獲美國簽證而訪美,其背後涉及前一年的「李登輝過境夏威夷事件」,而此過程也彰顯斷交後的美台關係,因李登輝正在推動的憲政改革與政治民主化已發生變化。

所謂「李登輝過境夏威夷事件」,緣起於1994年5月李登輝以總統身份展開中美洲及非洲的跨洲之旅,在向美國國務院提出過境夏威夷的申請時,囿於北京的抗議,美方決定僅允許李登輝停留夏威夷加油,附帶條件則是不能離開檀香山機場過境休息室,也不可會見當地華僑,更不得過夜。此「失禮」事件引發美國政壇一片震驚,國會議員更是紛紛表達不滿,並展開聯署,呼籲放寬對台灣領導人訪美的限制。參議院於7月以94票對0票通過決議,要求國務院核發簽證予台灣官員①。

翌年李登輝受母校邀請訪美一事,獲得美國政界及輿論的高度關注。 1995年5月3日,美國眾議院以396票對0票、9日參議院也以97票對1票通過 促請行政當局允許李登輝訪美的決議。22日國務院遂正式宣布,允許李登輝 以私人形式訪問美國⑩。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爭議過程中,克林頓(Bill Clinton)政府方面並非一直處於被動。在時任白宮國家安全顧問雷克(Anthony Lake)和負責亞太事務

的助理國務卿羅德 (Winston Lord) 共同主導下,美國國務院於 1994年9月7日 發表〈美國對台政策的檢討〉("Adjustments to U.S. Policy toward Taiwan"),希望透過界定處理美台關係的技術性事宜,以化解日後可能發生的類似爭議⑩。換言之,李登輝的訪美事件提供了美國強化美台關係的契機,也揭示了第三次台海危機的起因,係由台灣和美國共同釀成的。因此,李登輝成為史上首位進入美國、也是迄今唯一一位以非過境方式訪問美國的在任「中華民國總統」,其象徵意義之大,不言而喻。

重點是李登輝此行深深激怒了北京,解放軍舉行針對台灣的兩波軍演,藉此表達抗議。在此之前,兩岸則經歷了結束軍事對峙以及重啟兩岸交流的歷史變遷。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確立了開啟改革開放新國策的發展方向,北京對台政策也為之一變。1979年1月1日,徐向前發表關於停止對大小金門、大擔、二擔等島嶼炮擊的聲明。同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開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公告闡述了北京對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至此透過武力來實現「解放台灣」的政策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則是和平統一。換言之,第三次台海危機的爆發,凸顯北京的和平統一路線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臨界點。

所謂「第三次台海危機」,亦稱「台灣海峽飛彈危機」,主要包括解放軍對台灣所實施的兩波導彈演習。首波於1995年7至11月舉行,包括在台海和台灣周圍試射導彈、實施實彈演習;第二波則選在1996年3月台灣首次舉行總統直選之前,解放軍再度在台海發射導彈,試圖阻止李登輝勝選,不過李登輝卻反受此影響,得以高票當選。

針對解放軍的行動,美國總統克林頓同意派遣「獨立號」(USS Independence) 航空母艦戰鬥群開往台灣東北海域,同時又由波斯灣調遣「尼米茲號」(USS Nimitz) 航空母艦戰鬥群前往台灣東部海域監視。儘管此次解放軍的軍事行動僅限於軍演,並未發動對台灣方面所控陸地的實彈攻擊,亦基本無涉台灣領海、領空範圍,美方仍高調出動航母,進行高度戒備,凸顯了即使美台之間自1979年以降不復存在外交關係,美國仍以《台灣關係法》為依據,公然介入台海局勢。

(二)第四次台海危機:美國直接成為主角

如果說第三次台海危機之起因是美台共同釀成的,那麼第四次台海危機 則稱美國(尤其執意訪問台灣的時任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是「始作俑者」應不為 過。誠然,與過去三次危機一樣,此次軍事行動由中國大陸主動發動。

除此之外,撇開1950年代的兩次台海危機作為國共內戰的延伸,以及第 三次起源於李登輝訪美且高調發表演講,北京予以「懲罰」而舉行飛彈演習(儘管 其正當性也備受西方世界及許多國際輿論的抨擊),然因果關係相對明確@, 尚較容易獲得理解。惟2022年第四次台海危機的爆發,並非由台灣方面主動

邀請佩洛西訪台促成,但北京舉行軍演亦非以美軍為對象,而依然是針對台灣,則開創了即使美國是始作俑者,北京只會懲罰台北的先例。

在無法阻止佩洛西8月2至3日訪台後,解放軍於4日啟動「環台軍演」, 海軍、空軍、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與聯勤保障部隊等兵力,於台灣北部、 東北部、西北部、東部、南部及西南部等六塊海域(位於台海、巴士海峽、東 海及太平洋等海域),展開全天候實戰化聯合演訓,在台海則進行遠程火力實 彈射擊,在台灣東部海域也舉行常導火力試射。

針對解放軍一連串的軍事動作,美國在8月2日就派出航空母艦「雷根號」 (USS Ronald Reagan)、導彈巡洋艦「安提坦號」(USS Antietam)、驅逐艦「希 金斯號」(USS Higgins)、兩棲突擊艦的「黎波里號」(USS Tripoli)及「美利堅號」 (USS America)等駛向台灣附近海域,惟除此之外並無進一步直接的大規模軍 事行動。

解放軍東部戰區副參謀長顧中就此次環台軍演表示,本次行動是「針對美和台當局在台灣問題上的危險舉動所採取的必要舉措」②。換言之,反對台獨首次成為北京引發台海危機的新理由。

四 結語:美國介入台海戰爭無可避免

本文分析了四次台海危機的來龍去脈尤其是美國所扮演的角色,從中得出以下三點結論:其一,台海危機起源於1949年基本結束的國共內戰,在北京所追求的國家統一目標下持續至今。1950年代發生的第一、二次台海危機,毋庸置疑地具有濃厚的解放戰爭遺緒的特徵,對解放軍而言,是「宜將剩勇追窮寇」②的延續。第三、四次台海危機發生的年代,則是北京對台政策從武力解放改弦易轍至和平統一的改革開放乃至「後改革開放」時期;國際環境則是東西冷戰結束後美國獨霸世界的「後冷戰」時代,第四次台海危機還是世界進入中美兩強爭霸的新冷戰時代。第三、四次台海危機期間,解放軍的軍事行動不再以直接攻擊的方式進行,惟仍然是在追求國家統一,只是其效果充其量只停留在反對台獨的層面而已。

其二,四次台海危機,美國都或直接或間接地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嚴格來說,美國介入台海,最早的起源應是1950年爆發的韓戰,而韓戰又直接地促使美國放棄在台海議題上的「中立」立場。儘管1972年美國與兩岸的關係發生了顛覆性的逆轉,但美國仍然根據《台灣關係法》來介入第三及第四次台海危機。至於為何美國樂此不疲地每每介入台海,除了要阻止「共產主義勢力」擴大之外,主要還是基於守護第一島鏈,維護自身的國家利益——鞏固印太地區的霸權地位。

其三,四次台海危機均由解放軍單方面主動發動的軍事行動而釀成。前 兩次目的在於延續解放戰爭,所採取的方式是炮彈攻擊;強行登陸僅停留在

第一次台海危機。至於第三、四次台海危機,雖然統一口號不變,但更為清晰的目的則是為了阻止台獨勢力的蔓延及擴大,也因此其軍事行動改稱「軍演」,即強調武力恫嚇的方式。第四次台海危機儘管牽涉範圍比第三次有所擴大,然而本質上仍然停留在軍演的層面;而美國雖然一一介入了台海危機,但大致停留在協防台灣的層面。

簡言之,倘若解放軍不再對台灣發動軍事行動,無論是軍演、炮擊,還是強行登陸,台海危機就不會發生。然而,即使解放戰爭的思維已經淡化,統一大業關乎中共在中國大陸執政的合法性問題,只要台灣一天未被大陸統一,北京就不會放棄透過軍事行動來達成此目標。因此,第五、六次台海危機發生的可能性無疑會一直存在。至於會否爆發台海戰爭,則是另一個層面的問題。

總而言之,透過對四次台海危機的梳理與分析,不難得出一個結論——美國無一不強勢介入,並對歷次危機的走向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不難判斷,無論是未來可能發生的第五、六次台海危機,還是當下媒體甚囂塵上、在未來可能爆發的解放軍武統台灣的舉措,美國都不可能坐視不理。何況因中國崛起,美國的危機感日深,無論是基於不允許第一島鏈失守,以維護其世界霸權的地位,還是基於不願看到「自由世界」進一步縮小,華府都會直接介入,甚至成為台海戰爭的主角。

註釋

- ① 所謂「敲打中國」政策,包括對中國輸美商品提高關稅的貿易戰、打壓華為及中興的科技戰、關閉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的外交戰,以及對北京的新疆(強制勞動)、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政策而對中方實施相關制裁等。
- ② 2023年3月22日,美國眾議院通過該法修正案《台灣保證實施法案》(Taiwan Assurance Implementation Act),包括要求國務卿對與台灣關係的指導原則進行定期審議並每兩年更新報告,同時加入「指明機會與方案,以取消對台灣關係所自我施加的限制」等內容。
- ③ 《台灣政策法》的主要內容還包括禁止美國政府官員承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並建議美國視台灣民選政府為台灣人民合法代表,禁止美國聯邦政府對與台灣政府的官方互動施加限制等。
- ④ 美國在台協會(AIT)處長孫曉雅(Sandra Oudkirk)於2023年7月6日在台北舉行的美國國慶酒會上,透露國會自2023年初開始的新會期迄今半年,「挺台法案」激增,直接或間接挺台的決議案,已超過三十件。
- ⑤ 林泉忠:〈實力主義——習近平時代對台政策新思維〉,《明報》,2017年 12月11日,A27版。
- ⑥ 拜登於2021年8月宣布成立美、英、澳三國聯盟(AUKUS)後,筆者率先提出拜登圍堵中國的分析概念——「三四五中國包圍網」。參見林泉忠:〈拜登打造的「三四五中國包圍網」驟然成形——美英澳「AUKUS聯盟」成立引發的「新冷戰」效應〉,《明報》,2021年9月20日,B06版。
- ⑦ 相關話題,參見Amy Qin and Amy Chang Chien:〈「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 俄烏局勢帶給台灣人的啟示〉(2022年3月2日),《紐約時報》中文網,

https://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220302/ukraine-taiwan-china-russia;〈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BBC專訪台北駐歐盟代表蔡明彥〉(2022年5月6日),BBC中文網,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61340764。

- ® 參見林泉忠:〈拜登三度「失言」後 「保衞台灣」進入戰略模糊 2.0〉,《明報》, 2022年5月30日,B11版。
- ⑨ 1949年12月7日,行政院召開會議,通過國民政府播遷至台北,並隨即發布總統令:「政府遷設台北,並在西昌設大本營,統率陸海空軍在大陸指揮作戰。此令。」參見蕭良章、程玉凰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十至十二月份》(台北:國史館,1997),頁532。
- ⑩ 《中美關係白皮書》全名為《美國與中國之關係:特別着重1944至1949年時期》。參見*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9)。
- ① 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50*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531;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Formosa: Statement by President Truma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22, no. 550 (1950): 79.
- ⑩ "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Truman on Korea" (27 June 1950), http://digital 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statement-president-truman-korea. 當時的杜魯門政府認定韓戰是由蘇聯主導的,參見Harry S. Truman, Memoirs by Harry S. Truman, vol. 2, Years of Trial and Hop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56), 332-33。
- ⑩ 《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全文內容,參見外交部編:《中外條約輯編(中華民國十六年至四十六年)》(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58),頁824-27。該條約第二條指出,「締約國將個別並聯合以自助及互助之方式,維持並發展其個別及集體之能力」;第五條則強調:「每一締約國承認對在西太平洋區域內任一締約國領土之武裝攻擊,即將危及其本身之和平與安全。茲並宣告將依其憲法程序採取行動,以對付此共同危險。」
- "Formosa Resolution", Current History 28, no. 163 (1955): 185.
- (b) "Memorandum of Meeting" (22 August 1958), 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 XIV, ed. Harriet D. Schwar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67-68.
- ⑩ 〈國防部部長彭德懷再告台灣同胞書〉(1958年10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58年第32期,頁672。
- ⑩ 陳一新:〈柯林頓政府台海危機決策制定過程一個案研究〉,《遠景季刊》, 第1卷第1期(2000年1月),頁471;李登輝受訪,鄒景雯採訪記錄:《李登輝執 政告白實錄》(台北: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1),頁264-65。
- ⑩⑩ 孟捷慕(James H. Mann) 著,林添貴譯:《轉向:從尼克森到柯林頓美中關係解密》(台北:先覺出版社,1999),頁481-82;472。
- ◎ 蔡英文於2022年4月出訪中美洲而過境美國,並無視北京的警告,與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Kevin McCarthy)等人在洛杉磯會面,北京因而啟動較小規模的軍演,台北在此次軍演的因果關係方面的位置,也相對明確。
- ② 〈視頻!東部戰區在台島周邊已開始聯合軍事行動〉 $(2022 \pm 8 \, \text{月} \, 3 \, \text{日})$,「央視軍事」微信公眾號,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MTY0ODM5MA==& mid=2649923603&idx=1&sn=c23c5d4a85ac98e6cfcf98695d3eda58。
- ② 毛澤東:〈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1949年4月),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詩詞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74。